

茅盾
著

XIANDAI MINGJIA JINGDIAN

林家铺子



新世纪出版社

茅盾著

XIANDAI MINGJIA JINGDIAN

林家铺子

现代名家经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名家经典——林家铺子/茅盾著

湖南:新世纪出版社,1998,10

ISBN7-5405-1594-5/I·181

I.林… II.茅… III.小说、散文-中国-现代 IV.1368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8)第 0918 号

现代名家经典(第二辑)

作者:茅盾 编著

出版发行:新世纪出版社

地址: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

邮政编码:410005
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72.275

字数:1,468,000

版次: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书号:ISBN7-5405-1594-5/I·181

定价:(全八册)238.40 元 本册定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(如有印装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邻家铺子

现代名家经典

XIANDAI MINGJIA JINGDIA

名誉主编：冰心 / 萧乾

主编：傅光明





XIANDAI MINGJIA JINGDIAN

编者的话

我们这里的“现代”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。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、近、现、当代的历史分期法，“现代”指的是1919—1949这段历史时期，我们选取的鲁迅、朱自清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许地山、张爱玲、丁玲、茅盾八位“现代名家”，主要活动在20世纪20—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。虽然到了世纪末，他们依然如闪烁在天边的群星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，仍是今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，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。

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，有的还被一选再选，拥有大量读者。作为一个新的选本，总得有自己的选法

和特色。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：一是篇幅小。每个分册仅有八印张，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。二是选材广。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，只要是精品，一并入选。因此，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，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们已经出版了《现代名家经典》第一辑，包括巴金、冰心、老舍、艾青、梁实秋、施蛰存、柯灵、萧乾八人的作品，我们这里出版的是第二辑。第二辑之所以要选鲁迅等八位名家，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。此外，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，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。

本套丛书名为《现代名家经典》，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，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、更为鲜亮些。

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，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，我们在版式、封面、用料、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，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。

前 言

1

前 言

一个作家的伟大，首先在于他的作品立意的宏大。茅盾的作品，无不关注时代，关注社会。茅盾主张“为人生”的文学，认为文学应当“凝视现实，分析现实，揭破现实”。他的文学创作，正是他这一文学主张的实践。他总是以理性的思考，通过艺术地再现生活，来剖析社会的本质。茅盾的短篇小说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，农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，是他写作的重要题材。“林家铺子”的倒闭，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侵略、军阀混战、政治黑暗的现实中走向破产的缩影。《春蚕》剖析了30年代中国农村丰收反成灾难的怪现状，那呜呜驶过的小火轮，正是造成这一怪现

状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象征性写照。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里，歌颂了在民族危亡关头普通劳动人民的爱国精神。《创造》中娴娴的出走，与当时一代青年反抗封建束缚、争取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人生追求相联系的。《水藻行》别开生面地讲述了一个似乎远离时代潮流的农村情爱故事，却也在不幸者身上投下了阶级压迫的时代阴影。茅盾的这些短篇，虽然取材小，却无不以小见大，揭示着重大的社会课题，联系着人民和民族的命运。

茅盾的散文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林林总总，气象万千。通过他的散文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“五卅”的暴风雨中疾行的身影，在海滨沙滩上沉思寻觅的足迹；可以听到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无情指斥，对革命暴风雨的高声呼唤；可以感受到那个黑暗社会的压抑与沉闷，也可以感受到黄土高原上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。茅盾的散文是他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的记录，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实录。

细读时曾得到韦韬同志的指导，在此谨致谢忱。

目 录

1

目 录

前 言 1

小 说

创造 1
诗与散文 30
林家铺子 44
春蚕 85
水藻行 109

散 文

“暴风雨” 127
卖豆腐的哨子 131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雾 | 133 |
| 严霜下的梦 | 135 |
| 叩门 | 140 |
| 雷雨前 | 143 |
| 黄昏 | 146 |
| 沙滩上的足迹 | 148 |
| 天窗 | 151 |
| 香市 | 153 |
| 乡村杂景 | 156 |
| 大旱 | 161 |
| 庠水 | 167 |
| 人造丝 | 174 |
| 老乡绅 | 179 |
| 上海大年夜 | 182 |
| “佛诞节”所见 | 191 |
| 炮火的洗礼 | 196 |
| 风景谈 | 198 |
| 白杨礼赞 | 204 |
| 谈鼠 | 207 |
| “五卅”走近我们了! | 212 |
| 当铺前 | 214 |
| 大鼻子的故事 | 224 |

创 造

—

靠着南窗的小书桌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，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，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，带了几分“你奈我何”的神气，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，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，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。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，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。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。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。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，乱丢在桌面，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；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。其处凝结了一大

点墨水，像是它的黑泪，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；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，斜起了红眼睛，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，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，把它挤倒了，——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，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：“姍姍三八初度纪念。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。”然而“丈夫”二字像用刀刮过的。

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，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。更左，直挺挺贴着墙壁的，是一口两层的木橱，上半层较狭，有一对玻璃门，但仍旧在玻璃片后衬了紫色绸。和这木橱对立的，在右首的沙发椅之有，是一个衣架，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。再过去，便是东壁的右窗；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。更过去，到了壁角，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。这里有一扇小门，似乎是通到浴室的。椭圆大镜门的衣橱，背倚北壁，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，和那珠络纱帐子，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。和衣橱成西斜角的，是房门，现在严密的关着。

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。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，玄色绸的旗马甲，白棉线织的胸襟，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：都卷作一团，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，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。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；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，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。床右，近门处，是一个停火几，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，旁边有的是：角上绣花的小手帕，香水纸，粉纸，小镜子，用过的车票，小银元，百货公司的发票，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，宝石别针，小名片，——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，都在这里了。一本展开的杂志，靠了台灯的支撑，又牺牲了

灯罩的正确姿势，异样地直立着。台灯的古铜座上，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，侧着头，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：《妇女与政治》。

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，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。这些木器，本来是漆的奶油色，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。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——响得作怪，似乎就在楼下，——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。他睁开倦眼，身体微微一动。浓郁的发香，冲入他的鼻孔；他本能的转过头去，看见夫人还没醒，两颊绯红，像要喷出血来。身上的夹被，早已撩在一边，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；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(vest)，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，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。

——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，大概是不早了呵。

君实想，又打了个呵欠。昨晚他睡得很早。夫人回来，他竟完全不知道；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，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，忽然不能再睡，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，才又朦朦的像是睡着了。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，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；其中有一个，此时还记得个大概，似乎不是好兆。他重复闭了眼，回想那些梦，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

梦，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，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；但君实以为都不是。他自说，十五岁以后没有梦；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：

“梦是不会没有的，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失了。”她常常这样说。

“你是多梦的；不但睡时有梦，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！”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。

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，他自觉是意外；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，不是遗忘。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，以便对夫人讲。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，他也不肯轻轻放过；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；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，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。

他轻快地吐了口气，再睁开眼来，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；然后，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，然后，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，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位熟睡的少妇，现在眉尖半蹙，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，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。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；娴娴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，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，有许多批评，在娴娴看来，简直是故意立异。娴娴的女友李小姐，以为这是娴娴近来思想进步，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。这个论断，娴娴颇以为然；君实却绝对不承认，他心里暗恨李小姐，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，昨天便借端发泄，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，最使娴娴不快的，是这几句：

“……李小姐的行为，实在太像滑头的女政客了。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，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？娴娴，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，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，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。但要做实际活动——吓！主观上能力不够，客观上条件未备。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，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。又说女子要独立，要社会地位，咳，少说些门面话罢！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社会地位？我

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，在月宫跳舞场！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，要革命；咳，革命，这一向看厌了革命，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！……”

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—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，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，更使嫫嫫难受；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。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，可是嫫嫫整整有半天纳闷。

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，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；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，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，现在已经跳了出去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见解了。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，是难受的。他爱他的夫人，现在也还是爱；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。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，嫫嫫非复两年前的嫫嫫了。

想到这里，君实忍不住微微啜了口气。他又闭了眼，冥想夫人思想变迁的经过。他记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时候，嫫嫫曾就女子在社会中应尽的职务一点发表了独立的意见；难道这就是今日趋向各异的起点么？似乎不是的，那时嫫嫫还没认识李小姐；似乎又像是的，此后嫫嫫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。最近的半年来，她不但思想变化，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细腻的常态，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，居然是“成大事者不修边幅”的气派了。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，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；除了这一片“干净土”，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，是嫫嫫的世界了。

在沉郁的心绪中，君实又回忆起嫫嫫和他的一切琐屑

的龃龉来。莫千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，是幸福的顶点，但命运的黑丝，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；似乎娴娴的变态，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，她渐渐的厌倦了静的优雅的，要求强烈的刺激，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见相反了。买一件衣料，看一次影戏，上一回菜馆，都成为他们俩争执的题材；常常君实喜欢甲，娴娴偏喜欢乙，而又不肯各行其是，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。结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。因为他们都觉得“各行其是”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，倒不如轮替着都有失败都有胜利，那时，胜利者固然很满意，失败者亦未始没有相当的报偿，事过后的求谅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败者的愉快。这样的争执，当第一二次发生时，两人的确都曾认真的烦恼过，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彻骨的美趣，他们又默认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澜。所以在习惯了以后，君实常常对娴娴说：

“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。但是，漂亮的少奶奶，娇养的小姐，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，是久长的。”

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，娴娴偎在君实的怀中，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。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，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。

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。当给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，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，笑是假的，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，况且娴娴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，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，于是本不愿意的“各行其是”也只好实行了。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。

思想上的不同，也慢慢的来了。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